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六

天台陶宗儀九成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韜堂紹陶錄錄中首載栗里華陽  
二譜惟先生之大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  
第其出處作為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尚  
已遂錄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  
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  
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



世地色言俱僻而靈運爲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  
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  
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與寧三年乙丑

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  
子詩云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愠喜  
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  
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  
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  
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

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  
偏妾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  
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亦柴桑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  
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父在  
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

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父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彊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大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

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間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懷古



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  
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僂仰四十年有飲酒  
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耻遂盡分然介終死  
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之時所謂投  
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  
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

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即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  
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  
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  
來時經鄉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  
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  
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  
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  
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  
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  
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



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

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巳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繁

山陰晨采上藥夕間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

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誓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

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窓下臥

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渙田舍獲詩云曰余爲此來三  
四星火頽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俛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  
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

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  
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  
酒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

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  
時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  
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 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  
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  
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  
但願還渚中從我穎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奚况  
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  
廬又云春醪解飢飭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



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己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  
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  
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  
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  
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  
似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  
未之嘗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  
非時爲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  
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於劉過  
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

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  
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

晉潯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  
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又聞驟見益驩延之  
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  
之洽接簷隣舍當時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  
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誅參傳  
略見

元嘉三年丙寅

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為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  
候饋以梁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  
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  
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為  
景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  
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  
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荅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

泰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湏盡無復獨多慮  
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  
大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  
身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  
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  
禮推移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  
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炤之審故判  
之不疑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

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洽村是母郝氏夢兩天人持鑪蕤香來前有娠今世爲君再世爲孫思邈兩世肇啓於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畧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

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睹白日不覺爲遠及長博讀書遂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寢稀梁傳所載十二種今傳惟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考正益詳問與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

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爲諸王侍讀故事止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



不爲官雖在宦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執  
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 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  
去止句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  
旋不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廈雖適其華樂而無欲  
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  
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亦緣  
執使然此語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執相  
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執成之惟難

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 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爲東陽屢要不至自棲句曲不  
出所謂徧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  
育王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往  
東陽從孫游嶽授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楊羲靈寶  
五符傳句容葛粲粲以傳陸修靜陸以傳孫許翹  
二景歌東陽章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  
在秣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己卯 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他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爲樂閒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是所謂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辨必加將護大要離塵換境爲上

中興元年辛巳

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初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讖文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點已巳詩嘆朝陽重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卻人主詢謀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狃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寢侈參會侯景大觸駭機豈盡忘揀世者但觀時耳蚤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蓋傳真秘謀兵法其間餘事推已及物亦致平緒術此門隱除魔顯定亂學道者問及君著水鏡握鏡當是早爲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

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即位恩禮彌



篤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牧放水草之間  
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季直亦  
不肯事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  
何繇乃爾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  
及雜藥初乏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壟

中大通元年巳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闔以本草用蟲蟲水蛭之  
屬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

世傳闔自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  
之功化後為蓬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略今  
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  
詣鄒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巖從鍾離  
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叅黃龍惠南始竟佛言  
不修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於人境報  
大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  
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圓覺以大通



元年至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尅亡日仍爲告逝詩及卒顏色如  
常香氣彌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  
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爲陳臨  
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爲唐太宗貞觀元年升  
大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  
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  
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  
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

素極類隱居他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  
器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  
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  
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  
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  
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  
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爲後身何疑  
挺契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今  
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  
爲策立侯景嘗爲懷朔鎮功曹吏至是篡梁稱漢



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中  
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顧豈虛設矧又彰明  
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濟矣  
在於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  
盡還來及舍生趣生至確何信識者更推之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翰林穀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  
志人事女行君子么麼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藥禽  
獸蟲魚支體作用居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  
器酒漿茗薈饌羞喪葬鬼妖皆創為異名新說而藥  
譜一則尤奇甚因備錄之

藥譜

苾芻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  
異余大駭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  
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  
于世余以禮求假一通用娛閒暇

假君子 牽牛

昌明童子 川烏

淡伯 厚朴

木叔 胡椒

雪眉同氣 白扁豆

含丸使者 椒

馘毒仙 預知子

貴老 陳皮

遠秀卿 沉香

化米先生 神麴

九日三官 吳茱萸

醖容 硫黃

三閭小玉 白芷

中黃節士 麻黃

時美中 葶藶



導河塚

木猪

嗽神

五味

削堅中尉

三稜

曲方氏

防風

白大壽

吳木

洞庭奴隸

枳殼

黃英古

檀香

綠劍真人

菖蒲

魏去疾

阿魏

禹孫

澤瀉

橐籥尊師

仙靈

風稜御史

史君

雪如來

白芫

風味團頭

縮砂

赦肺侯

款冬

骨鯁元君

草薺

苦督郵

黃芩

調睡參軍

酸棗

黑司命

菴蓉

知微老

白薇

太青尊者

朴硝

既濟公

升麻

冷翠金剛

石楠

脫核嬰兒

桃仁

澀翁

訶梨

抱雪居士

香附

隨湯給事中

甘遂

斜枝大士

草龍

野文

白頭

建陽八座

蛇床

玄房仲長統

阜

藪生藥王

覆盆

仁棗

川練

石仲寧

滑石

命門錄事

安息

隱上座

郁李

水狀元

紫蘇

飛風道者

牙硝

畢和尚

葶藶

金山力士

自然

麝男

甘松

冰喉尉

薄荷

草東床

大腹

腎曹都護

胡蘆

壽祖

威靈

玲瓏藿去病

藿香

千眼油

麩人

延年卷雪

桑白

水銀腊

輕粉

黃香影子

子

六停劑

五味

顯明犯

阿膠



出樣珊瑚木通

中央粉蒲黃

瘡帝何首烏

支解香丁皮

洗瘡丹檳榔

海腊騏驎

水磨橄欖金鈴子

無名印地榆

無憂扇批杷

鬼木串槐角

黑殺星夜明砂

續命筒乾漆

蠻龍舌血沒藥

清涼種香薷

羽化魁五加皮

度厄錢連翹

聖龍鬆瞿麥

翻胃木常山

湯王山茱萸

醒心杖遠志

王黃瓜馬兜鈴

偷蜜珊瑚甘草

德兒杏仁

混沌螟蛉寄生

永嘉聖脯乾薑

紅心石赤石脂

藥本五靈脂

靜風尾荆芥

正坐丹砂附子

迎湯子兔絲子

山屠黃蘗

脾家瑞氣肉豆蔻

數示大晶黃

甜面淳于密陀僧

剔骨香青皮

火二天

痰宮劈歷半夏

玉虛飯龍腦

鎖眉根苦參

黑龍衣鱉甲

小帝青青鹽

百辣雲生姜

綬帶米麥蘗

半夏精天南星

夜金雄黃

沙田髓黃精

無聲虎大黃

小昌明草烏頭

草兵巴豆

巢煙九肋烏梅

百子堂草果

雛面還丹人參

琥珀孫松脂

賊參薺苳

不死麪茯苓

火泉竹瀝

比目沉香烏藥

陸續丸蔓荊子

地白瓜蒌根

天豆破故紙



滴膽芝 黃連

新羅白肉子 白附

瘦香嬌 丁香

破關符 蓬莪

玉絲皮 杜仲

血櫃 牡丹

川元蠹 川芎

九女春 鹿茸

百藥綿 黃耆

英華庫 益智

通天柱杖 牛膝

赤天佩 薑黃

丹田霖雨 巴戟

百文鬚 石斛

飛天蓋 旋覆

安神隊杖 麥門冬

鄆芝 天麻

錦繡根 芍藥

草魚目 薏苡

茅君寶蔭 蒼朮

尉佗圭 桂

鍊形松子 柏子仁

蘆頭豹子 柴胡

丑寶 牛黃

肚裏屏風 艾

九畹菜 澤蘭

女二天 當歸

大通綠 木香

旱水晶 鴉砂

還元大品 地黃

兩平草 羌活

死冰 白僵

一寸樓臺 蜂窠

二尸錄 枸杞

無情手 礪砂

拔萃團 麝香

綠鬚薑 細辛

笑靨金 菊花

走根梅 乾葛

八月珠 茴香

銀條德星 山藥

理光烏藥 良薑

樞聖 草撥

破軍殺 大戟

吉祥杵 桔梗

金母蛻 鬱金

線子檀 茅香

良醫七首 亭歷

產家大器 秦朮

滴金卵 延胡

鬼丹 盧會

宜州樣子 白豆蔻

瓦壠斑 具母

孝梗 知母

萬金茸 紫苑

秦尖 疾黎

西天蔓 前胡

蕨臣 卷栢

五福鬻 白欬



保生叢藁本

狻奴狗脊

蒜腦諸百合

脩身弩芫花

帝膏蘇合

玉靈片石膏

宋馬永卿嬾真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  
 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  
 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  
 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  
 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參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  
 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疊疊丞相允迪前從渾  
 渾長源鬱鬱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

同隆宬此蓋謂青也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  
 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群川衆流以  
 諭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宬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  
 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亡不載世家獨於  
 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  
 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六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天台陶器宗儀 九成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  
 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  
 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  
 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  
 執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  
 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  
 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  
 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天台陶器宗儀 九成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

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

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

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

執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

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

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

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



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  
 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  
 廉饗饗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雉  
 鳧雙魚蟠虺如意圈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  
 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稂草瑞  
 草篆帶若蚪結星帶四旁飾輔乳鍾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鍾名  
 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  
 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  
 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類是也  
 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編鼎尊壘彝舟類洗而有耳

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觥切酒類角類鬯而柘敦簠其形簋類鼎而矮豆獻牛偃  
 觥也無柱柘敦方簠方簋蓋有四足豆獻切無  
 也底甌錠徒徑切又斝觚鬲形製同鼎漢志鍤才宥切  
 似金而大其實盃戶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壺  
 類小瓮而有環盃也似鼎而有蓋有鬻有執攀壺  
 其類有四曰圓盃於舍切覆蓋也似洗樣醜蒲後切  
 曰扁曰方曰溫盃而腰大有足有提攀醜類壺而  
 矮鋪類豆鋪陳盥類盛水器上方如斗鏤底匱代  
 切天盤洗盆銷呼玄切類洗玉杵磬錚鐸征類鍾鏡  
 盥器盤洗盆銷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  
 戚鏃飾物奩鑑鏡即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  
 杖頭蹲龍官廟乘輿之飾鳩車兒戲提梁龜蛇硯滴  
 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思



過半矣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爲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爲真古器也趙齋鶴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

嘗見夏琯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窾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亦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



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班甚者其班  
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  
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  
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  
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欵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  
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  
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  
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  
字凹入也漢已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  
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

欵乃花紋以爲飾古器欵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  
周器有欵有識商器多無欵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  
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欵必  
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宛如  
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  
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  
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欵稍  
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  
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  
官塲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欵



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醞醋調細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覆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闕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但辨其體質款紋

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休嘯堂集古錄黃睿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碣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爲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



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爲保障之意

俗謂不通時宜者爲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今事塵土空緇白紵衣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着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

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旣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犍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旣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東土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



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

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己丑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填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

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填之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巴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聲氍褥錦繡一條斜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爲東平王郎中宥所虜後王聞其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歸婦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濶憶



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

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巳丑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填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

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填之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巴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聲氍褥錦繡一條斜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爲東平王郎中宥所虜後王聞其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歸婦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濶憶



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卑隸女子入于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愠羝謂股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羝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斧鉞有所不避為中書郎中日先帝時一大姦以元惡受顯戮後二子夤緣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省平章 陛辭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霑一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請 上命左右傳 旨中書獨公不奉 詔越數日 上召丞相面諭之丞相退謂公曰 聖意寵遇之深當復柰何公曰 宗朝廷果欲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 先帝不合誅之以 先帝為何如主哉則 上之於 先帝反不若大姦之有後矣不孝孰大焉丞



相備公言以聞上為動容而止公以病在告都  
 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狀逮鞫有證驗而  
 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夫某無罪枉死  
 上但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命御史臺鞫問  
 丞相懼謀之公即扶疾至省取牘補署花押眾皆愕  
 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錯欲照畧耳非謂此也公  
 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某何獨求免邪既而緘牘  
 令該掾抱詣臺臺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曰然  
 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况此一事中書得  
 旨施行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

根勘宗室某之死不枉上領之其事遂寢如公者  
 誠天子之爭臣也矣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嬾姪二字嬾字乃世  
 母字二合呼姪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  
 中合兩字音為一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圖寫以玩之一  
 何動人也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  
 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開  
 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嚙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  
 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



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  
遂爲錢唐幕官其解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  
爲錢唐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  
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絲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  
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犧泊河塘柁工遽  
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而火起舟尾蒼忙  
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  
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  
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  
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唐

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故古辭云  
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  
槐陰別院宜清晝入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  
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  
只除蘇小小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可  
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  
姓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  
善詩曲有集行於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  
一闕譏警焉哨遍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



呼銅臭徇已苦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鎊  
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殼緣情鉤  
鉅巧取旁搜蠅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廝追逐積  
儻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乖弄醜要孩兒安貧  
知足神明佑好聚歛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  
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烏兔只與兒孫作馬牛  
添消瘦不調裊鼎恣逞戈矛十煞漸消磨雙臉  
春已凋颯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櫃頭錢  
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裕一周年不放贖狼毒性如狼  
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九有心待拜五侯

教人喚甚半州忍饑寒儻得家私厚待壘做錢山兒  
猜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  
氣留半炊兒八徧把牙關叩只願得無支有管少出  
多收虧心事儘意爲不義財儘力培那裏問  
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嬌王凱一  
狂教夜雨新豐困馬周無親舊只知敬明侔皓齒不  
想共肥馬輕裘七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爲  
錙銖捨命尋爭鬪田連阡陌心猶窄架插詩書眼不  
瞅也學采東籬菊子是箇裝呵亮豹子浮丘六  
肯恨不得楊子江變做酒棗穰金積到斗爲幾文暉



背錢受了些旁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  
麻把相知結下寇讐真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  
是樂以忘憂五這財曾然了董卓臍曾梟了元  
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暖  
眼早野草閒花滿地愁千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  
四只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宮死囚限纏在卯酉  
甚的散得疾子爲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  
帳逼臨得佳人墜玉樓難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  
壁相爛額焦頭三窗隔每都颭颭的飛椅卓每  
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爲塵垢山魃木客相呼

喚寡宿孤辰厮趁逐喧白晝花月妖將家人狐媚虛  
耗鬼把倉庫潛偷二惱天公降下災犯官刑繫  
在囚他用錢時難參透待買他土木驢釘子輕輕釘  
弔脊筋鈎兒淺淺鈎便用殺難寬宥魂飛蕩蕩魄散  
悠悠尾出落他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臨刑犯  
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裏覓任他日炙風吹  
慢慢的朽樂府中押逐贖菊字韻者蓋中州之音輕  
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爲某而作然亦可以  
爲世勸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藥夫人意花不



足擬其色似花藥之翾輕也或以爲姓費氏則誤矣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  
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  
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  
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蒲  
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  
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  
心迨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  
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  
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

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  
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  
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爲  
重覺而恠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鷹圖  
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  
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  
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宜  
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群官  
吏環視因縮不目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  
果何如耶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



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况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盖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

制雝見而愛之就爲錄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爲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靈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倦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旣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爲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鄭



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卽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爲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鯖錄中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

風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洲路接連廣東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揚子江接連淮南省揚州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







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典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勲皆登

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淡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



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爲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畫體工用榻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

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



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之顏道  
像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崇土聖天日之表外夷得  
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  
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尚紛華侈靡  
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醜尺者馳雄  
于鬼之狀士女宜秀色矮鳥果嬌奴坐之態田家有  
醇疇林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書衣紋有  
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  
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幹  
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驚虬之勢登

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礮頭亦為稜面落筆便見  
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窅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難畫畜  
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畫  
龍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若  
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氣畫屋木折算無虧筆畫勻壯  
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篠老嫩  
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開野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  
體性畫禽鳥識形體各件之異悟翔舉飛集之態其  
論氣韻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  
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



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  
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  
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  
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  
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  
筆痴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  
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未行  
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  
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

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  
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  
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  
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家之蹤前不籍  
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  
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  
及近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  
年能畫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爲用大矣  
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豪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  
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



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  
雖曰畫而非畫者豈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  
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  
有以哉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  
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  
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  
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  
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爲當也又有畫繼  
補遺一卷不知誰所撰則自乾道以後至理度間能  
畫者八十餘人爾後陳德輝著續畫記一卷再自高

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一人  
然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書僅可考閱姓名  
無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畫多值幅至有  
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  
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  
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  
令絲褊不礙筆非如今煮鍊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  
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淡黑  
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  
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



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  
 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  
 畧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  
 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湯半熟搥如銀  
 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紋  
 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  
 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各有  
 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  
 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  
 作毛搯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

依舊生作毛起搯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熏  
 者烟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真絹色淡雖  
 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熏  
 損本色染絹作溫香色棲塵文間最易辨仍蓋色上  
 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偽作國朝  
 東楚湯屋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論歷代名  
 畫悉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  
 筆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  
 人處今人看畫出自已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  
 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



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濶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徧借記錄髣髴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僞令人短氣古人畫藁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障

不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體肌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好名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掇搆補成章此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



索心領神會加以游於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各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繼續畫記爲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祕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三十人日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

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髣髴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畫真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秘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廉訪使楊文憲公煥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宮記云巳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史宴于廢宮之



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曰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

王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鍾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撤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



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  
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  
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  
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  
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  
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  
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  
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  
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  
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

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  
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  
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  
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  
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  
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  
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  
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  
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  
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



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  
 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  
 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  
 之所謂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室則無有也然後之  
 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  
 汴梁宮人語五言絕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  
 亦不無有傷感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一入深宮裏  
 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右一歲歲逢  
 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二殿  
 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右

三翠翹珠掘背小殿夜藏鈎驀地羊車至低頭笑不

休右四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

問孤寒右五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

花攤月賜錢右六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

壽表留待北還時右七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

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右八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

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盃右九聖躬香閣內只道

下朝遲扶杖嬌無力紅綃貼玉肌右十今日天顏喜

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右十一駕前雙

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今更不來右十二陡



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熏香<sub>右</sub>  
 三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心  
 情<sub>右</sub><sub>十</sub>為道圍城久妝奩鬪犒軍入春渾斷絕饑苦  
 不堪聞<sub>右</sub><sub>十</sub>監國推梁邱初頭靜不知但疑墻外笑  
 人有看宮時<sub>右</sub><sub>十</sub>別殿弓刀嚮倉皇接鄭王尚愁宮  
 正怒含淚強添妝<sub>右</sub><sub>十</sub>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  
 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sub>右</sub><sub>十</sub>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  
 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為生<sub>右</sub><sub>十</sub>陳隨應南度行宮  
 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為行宮皇城九  
 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

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朶殿接修廊  
 為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  
 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厨天章等閣廊回路轉眾  
 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  
 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  
 五朶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析檻殿  
 後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  
 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  
 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  
 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芙



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  
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窰子入內宮門廊右爲贊導春  
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向  
明左聖堂右祠堂後疑華殿瞻策堂環以竹左寢室  
右齊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  
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巳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  
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傳雅樓十  
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  
亭清霽亭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巳堂  
過錦臚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

樹曰梅崗亭曰米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  
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  
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祐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  
濟鍾呂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  
架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爲  
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  
一山崔嵬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吳知古掌焚  
修每三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  
閣風帆沙鳥履舄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  
清漣恠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



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正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螳聚焉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右二記書法詳贍宋之宮闕槩可見矣

徐文獻公任西浙廉訪使日遇有訴訟者必歷問其郡邑官吏臧否分爲三等載諸集第一等純臧者第二等臧否相半者第三等極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司按巡時遂以畀之曰第一等褒舉之第二等勿聞

第三等懲戒之使改可也慎勿罷其職役分司遵奉一道肅清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爲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爲心役不能上廕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爲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爲是

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爾



雅木無枝爲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  
楚書隗囂檄亡新文文選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  
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尅書帛於  
漆竿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袁粲作露布  
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  
起於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唯赦  
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賈洪爲馬超作伐曹  
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  
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  
文采者則甘露沉重豈露布之義當取於此與

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鞞鞣婦女非纏足者  
通曳之炙鞞子雜錄引實錄云鞞鞣烏三代皆以皮  
爲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鞞鞣  
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  
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  
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曆中進  
五朶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據此則鞞鞣  
之製其來甚古然北夢瑣言載霧是山巾子船爲水  
鞞鞣之句抑且咏諸詩矣鞞悉合切在颯字韻下今  
俗呼與鞞同音者誤



世稱鄉胥為書手處處皆然報應記宋衍江淮人應明  
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為鹽鐵院書手  
蓋唐時已有此名

正氣草堂于我中丞平越百谷草堂于我中丞  
知縣至刺刺問吳汝大行而射射美多自大觀中  
昔善哉有為謝題題年果大觀中九帝是以絲谷  
二世吐鳳首四用燕晉木流示平用黃草宮內學  
餘六陣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八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九

天台陶宗儀 九成

人稟天地五行之氣以生手三陽三陰足三陽三陰合  
為十二經以環絡一身往來流通無少間斷其脈應  
於兩手三部焉夫脈者血也脈不自動氣實使之故  
有九候之法內經云脈者血之府說文云血理分衰  
行體者從辰從血亦作脈通釋云五藏六府之氣血  
分流四體也釋名云脈幕也幕絡一體字從肉從辰  
辰音普拜切水之邪流也脈字從辰取脈行之象無  
求子云脈之字從肉從辰又作髓蓋脈以肉為陽髓



以血爲陰華佗云脈者血氣之先也氣血盛則脈盛  
氣血衰則脈衰血熱則脈數血寒則脈遲血微則脈  
弱氣血平則脈緩晉王叔和分爲七表八裏可謂詳  
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學者卒難究白宋淳熙中南康  
崔子虛隱君嘉彥以難經於六難專言浮沉九難專  
言遲數故用爲宗以統七表八裏而總萬病其說以  
爲浮者爲表爲陽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風無力主氣  
入浮而無力爲托有力爲洪又沉爲實沉者爲裏爲陰  
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積無力主氣沉而極小爲微至  
骨爲伏無力爲弱遲者爲陰主寒內受之病也有力

主痛無力主冷遲而少駛爲緩短細爲瀆無力爲濡  
數者爲陽主熱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熱無力主瘡數  
而極弦爲緊有力爲弦流利爲滑他若九道六極之  
殊三焦五藏之辨與夫持脈之道療病之方其間玄  
妙具在四脈玄文及西原脈訣等書世以爲秘授始  
由隱君傳之劉復真先生先生傳之朱宗陽鍊師鍊  
師傳之張玄白高士今往往有得其法者學者其求  
諸

俗稱四司六局者多不能舉其目古杭夢游錄云官府  
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



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厨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力博古圖宋徽廟朝所修書故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等閣蔡京保和殿曲燕記云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京等燕保和殿臣儵等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醑醑架至太寧閣登層巒林霄騫鳳垂雲亭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中楹置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玉左

挾閣曰妙有設古人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遠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秘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識上親指示爲言其槩

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爲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歛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則自唐已有此言

世斥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龐居士矣蓋相傳以爲居



士家貲巨萬殊用勞神竊自念曰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諸無何有之鄉因輦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總成證果又以為居士即襄陽龐德公釋氏傳燈錄龐居士傳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業儒志求真諦德宗貞元初碣石頭遷禪師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荅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遂於言下頓悟玄旨乃留駐參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元和六年北游襄漢隨處而居女靈照賣竹漉籬以供朝夕將入滅謂曰

視日早晚以報靈照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視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機鋒捷矣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聞之來問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嚮言訖枕公膝而化龐婆走田中謂其子龐大曰汝父死矣龐大曰嗷停鉏脫去婆為焚燒畢自後莫知其所按此傳知非龐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輦財之說特恐後人所傳會耳然今之積金畜穀倍息計贏校斗斛合籥詐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歎飢發積授枚識出布籌會入窮日疲極而睡者能以居士之



事便作真想豈不爲養生之福哉

鄭遂昌言宋巨璫李太尉者國亡爲道士號梅溪余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之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近周申父言先表叔祖金二提舉住杭州暗問其室氏乃宋內夫人余年十四五尚猶識之但兩鬢俱禿問知在宮中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因曰吾爲內夫人日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至暮封付史館內夫

人別居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以二者言之可見宋朝家法之嚴

至正乙酉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績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斧鉞在前有所不避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如徵其人者與

天子親覽其書喜見于色又虞如徵必爲權豪所中顧近臣館穀以俟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勅侍衛護送出都如徵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



天下共賢之散散王士宏等雖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畧曰江西布衣書生黃如徵百拜上書

皇帝陛下如徵忝生僻土遭遇明時用竭愚衷冒干天聽伏望采覽萬一焉夫 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皆汙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 欽惟 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遂於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德振貧乏信寃抑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 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 聖澤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正

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等不體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吾中賄賂以緘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賊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 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懼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如此怨謠未能枚舉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于懷而發諸聲者



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 陛下憂恤之  
虛恩受奉使培剝之實禍 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  
以取法於後世哉如徵無官守無言責所以不憚江  
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詣 闕以陳其事者正恐  
散散王士宏等回覲之日各飾巧言妄稱官清民泰  
欺詐百端昏蔽 主聽 陛下不悟爲姦邪所賣擢  
任省臺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  
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  
隅靜不亦難乎倘 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  
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

道之痛苦以爲百官勸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如  
陛下以爲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  
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如徵鄙語俗言不知避諱  
觸犯 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鑕以俟命

吾鄉錢叔琛氏

贊

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外

東北隅亭臺沼沚聯絡映帶猶是先朝賜第與余相  
友善嘗出示所藏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濶二尺許  
券詞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 天兵南  
下時其家人竊負以逃而死於難券亦莫知所在越  
再丙子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岩州南地名澤庫深



水內漁意寶物試斧擊之則鍊焉因棄諸幽一村學  
究與漁隣頗聞賜券之說買以鍊價然二人皆不  
悟其字乃金也有報於叔琛之兄者用十斛穀易得  
青氈復還誠爲異事時余就錄券詞一通叔琛又出  
武肅當日謝表藁併錄之昨晚檢閱經笥偶得於故  
紙中轉首已三十餘年矣人生能幾何哉謾志于此  
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  
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  
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  
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

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  
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勲言  
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勲古今  
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皆鏡水狂謀惡慣涖染齊人  
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  
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甌越於塗炭之上  
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  
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刻五熟之釜  
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  
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



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囑念皆云

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按史唐禧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中和元年昌爲杭州刺史光啓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授汝鏐攻剋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杭州事三年昌爲越州觀察使鏐爲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爲武勝軍防禦使二年爲鎮海節度使乾寧二年昌僭號鏐遺書曰與其關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



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昌不聽鏐以狀聞削奪昌官爵委鏐討之三年昌伏誅鏐令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以爲鎮海鎮東節度使改威勝曰鎮東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梁太祖開平九年以爲吳越王乾化二年加尚父末帝貞明二年以爲諸道兵馬元帥三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龍德三年以爲吳越王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唐明宗天成四年削鏐官爵初鏐嘗遺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及朝廷遣奉使烏昭遇韓玟

使鏐還玟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長興二年鏐卒鏐寢疾出印鑰授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史稱乾寧三年秋九月以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而券詞乃四年秋八月何耶史稱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蕃露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同光元年以此知吳越雖稟中原正朔旣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實正寶大同歲而



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又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拜爲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羅隱爲譔謝表殆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請玉冊金券有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曰教和尚改

十四爲四方與見休性匾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閒雲野鶴何天而不飛耶遂飄然入蜀鏐後果爲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復鏐爵位夫武肅之踰越固莫逃乎二書所論有教予射字法必須彼我二人俱聰明熟於翻切優於記問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詩詞或言語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聞我則拊掌彼便說出與所示同然片段文章皆可成誦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擊鼓殊無勾肆市井俗態此天下太平優游無事謾以取一時之笑樂耳使鞞鼓之聲震天于戈之鋒耀日



又能留情於此耶其法七字詩十二句逐句排寫前四句括定字母後八句括定叶韻詩曰輕

邊平平便明明明眼逢○○興興興掀征征征煎經經經堅迎迎

迎年俦俦偏停停田應應應烟成成成延聲聲聲羶清清清千千

澄澄經星星星無晴晴晴涎下下下顛繁繁繁虔盈盈盈延能能

○稱稱千非○○精精精煎零零零蓮汀汀汀天橙橙橙纏東東

蒙鍾江支茲為微魚胡模齊乖佳灰哈真諄臻匡虧  
元魂痕寒歡關山先森蕭宵爻豪歌戈麻陽唐耕斜  
榮青蒸登尤侯車侵潭譚鹽添橫光凡如欲切春字  
清諄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第一字諄字在第七

行第四字拊掌則前三後一少歇又前七後四夏字

平聲為霞盈麻盈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

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則前三後七少歇又前十

後二少歇又三蓋夏字去聲所以又三也若入聲則

四矣餘倣此但字母不離二十八字而叶韻莫逃五

十六字此為至要後見賓退錄一則與此畧同併志

之其曰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

字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

十六字母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

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



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前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雞篋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流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巒雷聊隣簾櫳羸婁參辰闌楞根灣離驢寒間懷橫榮鞅庚光頰此叶韻也

松江之橫雲山古冢纍纍然世傳以爲多晉陸氏所藏山人封生業盜冢至正甲辰春發一冢冢磚上有太

元二年造五字按太元東晉武帝時也逆數而上計九百一十餘年矣或者謂冢有志石但恐事泄秘弗示人家中得古銅壘勺壺洗尊鼎雜器之物二百餘件內一水滴作獅子昂首軒尾走躍狀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鬚飄蕭騎獅子背左手握無底圓桶右手臂鷹人之腦心爲竅以安吸子吸子頂微大正蓋胸心儼一席帽胡人衣褶及獅鷹羽毛種種具備通身青綠吸子渾若碧玉論其製作膚理則非晉人所能乃漢器無疑必其平生寶惜而以狗葬約長五寸高四寸許誠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過生生出售以捐錢



五十緡買之歸剔鑿沙土飾澤蠟石神氣百倍於昔  
韞積寶藏時以示博古好雅者一日爲有勢力時貴  
奪去昔鮮于困學公嘗畜一水滴正與士安者大同  
小異相承曰蠻人獅子愛之未嘗去手寓杭州斷橋  
日臨湖有水閣倚闌把玩偶墮吸子於湖水中百計  
求之不可見悒快慨嘆形神爲之凋枯既他往踰三  
年復來杭仍居昔所寓舍追懷故物徃視湖波適當  
霜降水靜之時吸子儼在土內亟命僕下取欣然如  
獲至珍即易號曰神人獅子遂序述顛末求館閣諸  
老與夫騷人雅士歌咏以張之寢成巨軸公歿子孫

不能世守水滴與詩卷皆歸婺州陶氏陶亦不能久  
有又將求善賈而沽諸今不知所在自我朝百餘年  
來僅聞公得其一於先而士安得其一於今非若他  
古銅器比可以屈指數也

中書左丞葉公亦愚李錢唐人宋太學生上書詆賈似

道公田關子不便專權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  
泥金飾齋扁不法令獄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箇麻  
糊公即口占一詩曰如今便一似麻糊也是人間大  
丈夫筆裏無時那解有命中有處未應無百千萬世  
傳名節二十三年非故居寄語長安朱紫客盡心好



上帝王書遂遭黥流嶺南及蒙恩放還與似道遇諸途公以詞贈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汝誤雷州戶厓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歸附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此樣在宋中時固嘗進呈請以代關子 朝廷不能用故今別改年號而復獻之 世皇嘉納使用鑄板以功累官至今任而終

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馬版腸

克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至今都下傳爲佳話時中書叅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比元鼎如何對曰叅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燮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叅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叅政不如學士叅政付之一笑而罷郭氏亦善於應對者矣

至正辛丑四月朔日日未沒三四竿許忽然無光漸漸作蕉葉樣天且昏黑如夜星斗粲然飯頃方復舊天再開星斗亦隱又少時乃沒按天官書王隱晉書曰日無光臣有陰謀京房易傳曰臣專刑茲謂分威蒙



微而日不明

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圍金壽一家  
已闔雄狗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紅如鮮血然犬之爲  
妖多見於占驗之書而未有若此者若男變爲女男  
子孕育則嘗聞之古昔蓋陽衰陰盛兵戈亂離之兆  
今夫牡物而生兒陽化陰也又犬屬火一嘴爪紅紅  
亦火也豈非主兵主火者與甲辰四月十五日華亭  
縣五保楊巷邵浦雲之西清菴廊屋一十九間每間  
屋柱皆有聲其聲若以桶覆水面而擊其底者人以  
手按之則振掉而起經時乃止按乾坤變異錄人君

宮室無故有音聲主兵起若人家主家亡六月二十  
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處潮忽驟至人皆驚訝以  
非正候至辰時潮方來乃知先非潮也後見湖泖人  
說湖泖素不通潮忽平擁起高三四尺若潮漲之勢  
正與此時同又聞平江嘉興亦如之按五行志水自  
盈溢主兵興乾坤變異錄河水大壅臣下執政有背  
叛

國朝品官母妻四品贈郡君五品贈縣君然古邦君之  
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  
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君則此可謂令甲之原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胃而還獨諸陽脉上至頭所以然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九  
三五  
非五  
三日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九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世人鮮知其理嘗觀筆談有曰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為宮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以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于土

于乾而終于坤納音始於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



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

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同

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隔八下生壬申。

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壬申同位娶癸酉。南

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

逆轉仲孟季若兼妻言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隔八下

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戊子娶巳丑。大

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丙申娶丁酉。南呂生甲辰火

之季。姑洗甲辰娶乙巳。仲呂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

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

律呂相生之法也

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

之法。終於癸亥。謂蕤賓娶林鍾自子至于巳為陽。故

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為陰。故自林

鍾至于應鍾皆上生。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

下生。甲午乙未為陽呂。陽呂皆上得此一說固已判

然及讀瑞桂堂暇錄亦論及此。則尤明白簡易。其曰

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

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

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



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  
 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  
 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  
 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  
 巳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  
 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  
 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戊子  
 巳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  
 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  
 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

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  
 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  
 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  
 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  
 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  
 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  
 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  
 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又見日家一書專解海中  
 爐中之類。其辭雖鑿亦自頗通。因併錄之曰。甲子乙  
 丑海中金者。子屬水。又為湖。又為水旺之地。兼金死



子死於  
丑墓於  
子

於子。墓於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者。寅為三陽。卯為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時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也。戊辰巳巳。大林木者。辰為原野。巳為六陽。木至六陽則枝榮葉茂。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者。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於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土若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劍鋒金者。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成剛矣。剛則無踰於劍鋒。故曰劍鋒金也。甲戌乙亥。山頭火者。戌亥為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澗下水者。水旺於子。衰於丑。旺而反衰。則不能為江河。故曰澗下水也。戊寅巳卯。城頭土者。天干戊巳屬土。寅為艮。山土積而為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白蠟金者。金養於辰。生於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蠟金也。壬午癸未。楊柳木者。木死於午。墓於未。木既死。墓雖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也。甲申乙酉。井泉水者。金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水由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者。丙丁屬

子死於  
丑墓於  
子

火者。戌亥為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澗下水者。水旺於子。衰於丑。旺而反衰。則不能為江河。故曰澗下水也。戊寅巳卯。城頭土者。天干戊巳屬土。寅為艮。山土積而為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白蠟金者。金養於辰。生於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蠟金也。壬午癸未。楊柳木者。木死於午。墓於未。木既死。墓雖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也。甲申乙酉。井泉水者。金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水由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者。丙丁屬



不致于年  
全於未

火戌亥為天門。火既炎上。則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  
上土也。戊子巳丑霹靂火者。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  
位而納音乃火。水中之火。非龍神則無。故曰霹靂火  
也。庚寅辛卯松柏木者。木臨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  
則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也。壬辰癸巳長流水者。  
辰為水庫。巳為金長生之地。金生則水性已存。以庫  
水而逢生金。則泉源終不竭。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  
未沙中金者。午為火旺之地。火旺則金敗。未為火衰  
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方冠帶。未能碎伐。故曰沙  
中金也。丙申丁酉山下火者。申為地戶。酉為日入之

門。日至此時而藏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巳亥平地  
木者。戌為原野。亥為木生之地。夫木生於原野。則非  
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庚子辛丑壁上土者。  
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見水多則為泥  
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金箔金者。寅卯為木旺  
之地。木旺則金羸。又金絕於寅。胎於卯。金既無力。故  
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燈火者。辰為食時。巳為禺  
中。日之將中。艷陽之勢光於天下。故曰覆燈火也。丙  
午丁未天河水者。丙丁屬火。午為火旺之地。而納音  
乃水。水自火出。非銀漢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



申巳酉大驛土者申為坤坤為地酉為兌兌為澤戊巳之土加於坤澤之上非其他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庚戌辛亥釵釧金者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則誠柔矣故曰釵釧金也壬子癸丑桑柘木者子屬水丑屬金水方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人便以餽蠶故曰桑柘木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為東北維卯為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合而歸故曰大溪水也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庫辰絕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絕旺火復與生之故曰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

上火者午為火旺之地未中之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庚申辛酉石榴木者申為七月酉為八月此時木則絕矣惟石榴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大海水者水冠帶戌臨官亥水臨官冠帶則力厚矣兼亥為江非他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

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做此又一說亦通謂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巳得戌辰戌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



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胡石塘先生嘗應聘入京世皇召見於便殿趨進張  
皇不覺笠子欹側上問曰秀才何學對曰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  
又能平天下耶然憐其貧時授揚州路儒學教授呼  
以先生之學行而不見遇於明君是果命矣夫  
河間路景州滹縣河滸一土阜相傳爲皇舅墓自國家  
奄混區夏即有謠云皇舅墓門閉運糧向北去水滄  
墓門開運糧却回來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  
間及水退土阜崩圯墓門顯露繼後天下多事海道

不通先是張蛻菴嘗有詩云青州刺史河上墳墳  
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讀半磨滅使君乃緣戚里恩  
當時賜葬宜過厚冢闕樹立須雄尊豈知陵谷有遷  
變石馬盡沒龜趺蹲驛夫指我元傍岸縣官恐墜移  
高原岸濱往往多古冢零落空餘秋草根至今父老  
傳讖記野人之語那足論我疑其藏必深錮或謂已  
被湍流吞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讀公  
之詩傷今之世則讖緯之說誠不可誣矣  
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  
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於目與真景會則

一起便有  
理趣



略不加喜。母乃貴僞而賤真耶。求樂之真。今日正在  
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  
犢外。百年瞬息。懽樂幾何。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  
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予避  
兵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  
時嘉趣者。皆文人高士。因做司馬溫公故事。俾予作  
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  
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况地接九山之勝。儘  
可傍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屨竹  
杖。盃盤草草。何慚野蔌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懽。亦是

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  
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旣勤。踐言弗  
替。用附於此。以見真率之會。不讓遊山之樂也。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當今。獨步胡紫山。  
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  
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  
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先生  
亦有鷓鴣天云。十二闌干映遠眸。醉香空斷楚天秋。  
鰕鬚影薄。微微見。龜背紋輕。細細浮。香霧斂。翠雲收。  
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着人間半點



愁皆咏珠簾以寓意也由是聲譽益彰晉人聞半禮  
至元丙子秋八月宋揚州守臣朱煥以城降後於煥之  
孫道存家欽觀

世祖招諭詔旨其文曰上天眷命大元皇帝聖旨諭  
淮安州安撫朱煥據陳楚客奏臣與朱安撫同年又  
有通家之好自戊午歸順之後不相見者十有八載  
今王師弔伐諸道並進數內一路領漣河清河將士  
攻取淮東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於  
故人情分不容緘默且彼所以嬰城自守者無他原  
其本心但未知趨向之方初無執迷抗拒之意今大

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圖若蒙聖慈特發使命宣  
示德音開其生路彼亦識時達變之士也寧不以數  
萬生靈爲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勅旨准奏今遣使  
特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識時達變可保富貴應在  
城守禦將帥同謀歸順者意不殊此故茲詔示想宜  
吳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日白麻正書北方謂之漢兒  
字聖旨此詔歲月在城未降一載先則煥之來歸必  
先有所期矣煥之子德輝承父廕仕至漢陽同知道  
存德輝之子也亦以父廕仕至江陰知事旣而復受  
僞周戶部主事之職將命揚州被執至淮安殺之弟



兄子姪客居上海又悉死於苗獠之劫掠煥之宗族所遺殆無噍類夫煥既不能盡忠於前而道存又不能盡忠於後被執遭戮之地適在揚州淮安天之報施固其宜也謾書于此以爲叛逆之勸

吳興趙公碧瀾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獻肴酒致殷勤焉公於卒也覆諸水曰慎毋再見昔吾割情忍愛以去爾爾弗我忘祇攪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言曰妾家每歲請給足可養瞻願執事終身爲尼以報主恩公遂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

女復資育之四明黃伯成先生玠嘗有詩曰感之以誠感必深應之以真應必捷真情一合了弗離聽我長歌碧瀾妾碧瀾亦是諸王孫世殊事異老且貧少陵尚愛燕玉煖况是當時真貴人春衣典盡春寒峭二妾朱顏正姝好忍將羅帶拆同心懊恨浮生頭白早珠鈿翠靨幸僅存此時猶及嫁夫君十二樓頭燕子去揮手不可留仙裙去妾相悲兩相約既去猶煩送肴酌主君詎忍覆棄之見此翻令心緒惡一心專戀天天得知忍着主衣還事誰遂携衾襪與俱來後君死者當爲尼碧瀾堂下雙溪水使客往來豈知此不



願新權戀舊恩千萬人中兩人耳  
容封來豈賦此不懸箕扶鸞召仙  
往往皆古名人高士來格所作詩文間  
有絕佳者意必英爽不昧之鬼依馮精魄以闡揚其  
靈恠耳友人攜李顧元凱舜舉亦善此術嘗召一仙  
至大書曰獨樂園主也可命題衆以咏史請鸞不停  
留作成長篇自非熟於史學者弗能焉殊不知此等  
爲何如鬼也詩曰三皇之前不可傳堯舜垂衣化自  
然夏衰商敗兵革起征討有罪非傳賢蒼姬種德極  
深厚歷載八百何縣縣孔丘孟軻不得位唯有文字  
登書編春秋筆削嚴一字誅惡褒善持大權丘明作

曲

傳詳本末下迨戰國何茫然秦皇併吞六王畢始廢  
封建迷井田功高自謂傳萬世仁義不施徒託仙東  
遊弗返祖龍死赤靈火德明中天漢朝文景稱至治  
刑措可比成康前無端雜用黃老術是以未得稱其  
全王莽賊臣篡漢祚賴有光武如周宣雲臺名將應  
列宿婉婉良策扶戎軒絕勝高祖醢彭越可比周召  
終天年崇儒往謁典阜廟典章燦燦羅星躔後人不  
省創業苦寵任闈宦皆貂蟬西園粥爵誠可耻黨錮  
忠士災何延一朝曹氏帝稱魏銅駝荆棘生荒烟關  
張早死後主弱典午自帝開坤埏五湖雲擾亂中國



五馬南渡何翩翩六朝興廢有得失豈知合併歸楊  
堅瓊花城裏建宮闕汴河春水浮龍船亂離思治否  
復泰唐室高祖催飛騫秦王神武不可及遂承天祚  
傳高玄大綱不正有慚色我嘗撫卷思其淵紛紛女  
禍握神器擾擾藩鎮橫戈鋌乘輿避亂數奔竄翠華  
幾度遊西川黃巢殘賊不忍說白骨山積血成泉侵  
凌漸使唐祚絕江海雖大猶涓涓朱溫降將乃一賊  
僭號暫時得復失後唐石晉暨知遠但以功利不尚  
德周家亦僭登天基獨有世宗明治術我朝列聖皆  
深仁天下蒼生得蘇息史書浩浩充屋棟人主欲觀

寧遍及小臣纂集作通鑑治亂興亡明似日願言乙  
夜細垂觀比美成王戒無逸

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  
曰吾殆矣汝其善事後人春截髮示信誓弗再適未  
幾青死春慟垂絕且囑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  
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  
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奏上于朝旌其墓時至正戊子  
也嗚呼春兒生長寒微不閑禮節尚知夫婦大義如  
此顧世之名門巨族動以衣冠自眩往往有夫骨未  
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豈不爲春兒萬世之罪



人也與。四之念已而于中豈不為春泉萬世之罪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此  
 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始終二十字含蓄無限淒戚  
 意思讀之而不興感者幾希。聞其墓碑至五九千  
 孔某者皇慶癸丑間為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僅與堂  
 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  
 丞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  
 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  
 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  
 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至元間宋文丞相有子出為郡教授行數驛而卒人皆  
 作詩以悼之閩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  
 間讀史各君臣獨為絕唱

鄭所南先生思貞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

詞科剛介有立志會天兵南叩闕上疏犯新禁衆  
 爭目之由是遂變今名曰肖曰南義不忘趙北面他  
 姓也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獵望南  
 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往或於  
 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  
 弗為怪工畫墨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



有田三十畝因脅以賦役取先生怒曰頭可碎蘭不可畫嘗自寫一身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過齊子芳之書塾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禦寒不籍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患肝義膽於此可見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零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五至十九字郝公書也公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皇召居

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 宋館于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絕但知紀元爲中統也先是有以鴈獻命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鴈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 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秘監帛書尚存

李和錢唐人國初時尚存粥故書爲業尤精於碑刻凡



博古之家或有贗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鑒定石刻印

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折草九莖屈之爲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咎若續成一條者名曰黃龍儻仙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圈不穿者名曰蟾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又一法曰九天玄女課其法折草一把不計莖數多寡苟用算籌亦可兩手隨意分之左手在上豎放右手在下橫放以三除之不及者爲卦一豎一

橫曰大陽二豎一橫曰靈通二豎二橫曰老君二豎三橫曰太吳三豎一橫曰洪石三豎三橫曰祥雲皆吉兆也一豎二橫曰太陰一豎三橫曰懸崖三豎一橫曰陰中皆凶兆也愚意俗謂九姑豈即九天玄女歟離騷經云索瑤茅以筵算兮命靈氛爲余卜注曰瑤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算據此則亦有所本矣

白翎雀者國朝教坊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竊嘗病焉後見陳雲嶠先生云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



其樂世皇因命令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曲成  
上曰何其末有怨怒衰嫠之音乎時譜已傳矣故至  
今卒莫能改會稽張思廉憲作歌以咏之曰真人一  
統開正朔馬上鞮鞢手親作教坊國手碩德閭傳得  
開基太平樂檀槽鈇呀鳳凰十四銀環挂冰索摩  
訶不作兜勒聲聽奏筵前白翎雀霜矐矐風殼殼白  
草黃雲日色薄玲瓏碎玉九天來亂撒冰花灑毡幕  
玉翎琤珰起盤礴左旋右折入寥廓峯嶽孤高繞羊  
角啾啾百鳥紛參錯湏臾力倦忽下躍萬點寒星墜  
叢薄碧然一聲震雷撥一十四弦喑一抹鴛鴦飛起

暮雲平鷲鳥東來海天濶黃羊之尾文豹胎玉液淋  
漓萬壽盃九龍殿高紫帳煖踏歌聲裏懽如雷白翎  
雀樂極哀節婦死忠臣摧八十一年生草萊鼎湖龍  
去何時回

○  
漫浪野錄云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  
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  
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  
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言之先生天下士  
也此其所以汎愛天下士顧今之忌才嫉能口堯舜  
而心盜跖者使先生視之乃土苴之不若矣



而必盜觀者矣夫主既之於上道之不若矣  
 也此其所以出受天下士願今之品本無指其美  
 不無一箇不致入此以一歲以余言之夫主天下士  
 由御樞心指百費來于御對文于御曰吾期前與天  
 自言土何以部王皇大帝下何以部甲田部或泉王  
 曼身理神云籍于部或受天下士無復不肖勤破也嘗  
 去何却回也  
 嘗樂林來或誠取忠引對八十一平坐草來鼎賦  
 蘇萬壽益小節類高崇洲幾神烟煙東對取雷白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一 天國黃羊之風文俸部王來林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一

天台陶宗儀 九成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師以為天下本右擁太行左注滄  
 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莫朔方峙萬歲山浚太掖  
 池派玉泉通金水縈畿帶甸負山引河壯哉帝居擇  
 此天府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  
 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  
 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  
 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美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  
 則大內南臨麗正門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閣宮城



周回九里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甄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時動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十二間五門東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趨樓二趨樓登門兩斜廡十門闕上兩觀皆三趨樓連趨樓東西廡各五間西趨樓之西有塗金銅幡竿附宮城南面有宿衛直廬凡諸宮門皆金鋪朱戶丹楹藻繪彤壁琉璃瓦飾簷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間一門東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雲從制度如星拱東曰東華七間三門

東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華制度如東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東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華角樓四據宮城之西隅皆三趨樓琉璃瓦飾簷脊直崇天門有白玉石橋三虹上分三道中爲御道鐫百花蟠龍星拱南有御膳亭亭東有拱辰堂蓋百官會集之所東南角樓東差北有生料庫庫東爲柴場夾垣東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樓南紅門外留守司在焉西華南有儀鸞局西有鷹房厚載北爲御苑外周垣紅門十有五內苑紅門五御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大明門在崇天門內大明殿之正門也七



間三門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重簷日精門在大明門左月華門在大明門右皆三間一門大明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夾六間後連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石花礎白玉石圓礪文石甃地上藉重茵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朱瑣窓藻井間金繪飾燕石重陛朱闕塗金銅飛雕甬中設七寶雲龍御榻白蓋金縷褥並設后位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

右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刻捧牌而出木質銀裹漆瓮一金雲龍蜿蜒繞之高一丈七尺貯酒可五十餘石雕象酒卓一長八尺濶七尺二寸玉瓮一玉編磬一巨笙一玉笙玉篴簇咸備于前前懸繡緣朱簾至冬月大殿則黃猫皮壁幃黑貂褥香閣則銀鼠皮壁幃黑貂煖帳凡諸宮殿乘輿所臨御者皆丹楹朱瑣窓間金藻繪設御榻褥咸備屋之簷脊皆飾琉璃瓦文思殿在大明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紫檀殿在大明寢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爲之縷花龍涎香間白玉飾



壁草色髹綠其皮爲地衣寶雲殿在寢殿後五間東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鳳儀門在東廡中三間一門東西一百尺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門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門在西廡中制度如鳳儀門之外有內藏庫二十所所爲七間鍾樓又名文樓在鳳儀南鼓樓又名武樓在麟瑞南皆五間高七十五尺嘉慶門在後廡寶雲殿東景福門在後廡寶雲殿西皆三間一門周廡一百二十間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樓四間重簷凡諸宮周廡並用丹楹彤壁藻繪琉璃瓦飾簷脊延春門在寶雲殿後延

春閣之正門也五間三門東西七十七尺重簷懿範門在延春左嘉則門在延春右皆三間一門延春閣九間東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簷重屋柱廊七間廣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尺高五十尺寢殿七間東西夾四間後香閣一間東西一百四十四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簷文石甃地藉花毳褥簷帷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銅冒楯塗金雕翬其上閣上御榻二柱廊中設小山屏牀皆楠木爲之而飾以金寢殿楠木御榻東夾紫檀御榻壁皆張素畫飛龍舞鳳西夾事佛像香閣楠木寢床金縷褥黑貂壁



幃慈福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慈福景耀門在左廡中三間一門高三十尺清灝門在右廡中制度如景耀鍾樓在景耀南鼓樓在清灝南各高七十五尺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玉德殿在清灝外七間東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飾以白玉甃以文石中設佛像東香殿在玉德殿東西香殿在玉德殿西宸慶殿在玉德殿後九間東西一百三十尺深四十尺高如其深中設御榻簾帷裊褥咸備前列朱闌左右闌二紅

門後山字門三間東更衣殿在宸慶殿東五間高三十尺西更衣殿在宸慶殿西制度如東殿隆福殿在大內之西興聖之前南紅門三東西紅門宮各一繚以磚垣南紅門一東紅門一後紅門一光天門光天殿正門也五間三門高三十二尺重簷崇華門在光天門左膺福門在光天門右各三間一門光天殿七間東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間深九十八尺高五十尺寢殿五間兩夾四間東西一百三十尺高五十八尺五寺重簷藻井瑣窓文石甃地藉花毳裊縣朱簾重陛朱闌塗金雕冒楯正殿縷



金雲龍樟木御榻從臣坐牀重列前兩傍寢殿亦設御榻衾褥咸備青陽門在左廡中明暉門在右廡中各三間一門翥鳳樓在青陽南三間高四十五尺驂龍樓在明暉南制度如翥鳳後有牧人宿衛之室壽昌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重簷嘉禧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壽昌中位佛像傍設御榻針線殿在寢殿後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侍女直廬五所在針線殿後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間在直廬後及左右浴室一區在宮垣東北隅文德殿在明暉外又曰楠木殿皆楠木爲之三間

前後軒一間盞頂殿五間在光天殿西北角樓西後有盞頂小殿香殿在宮垣西北隅三間前軒一間前寢殿三間柱廊三間後寢殿三間東西夾各二間文宸庫在宮垣西南隅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內庖在酒房之北興聖宮在大內之西北萬壽山之正西周以磚垣南闢紅門三東西紅門各一北紅門一南紅門外兩傍附垣有宿衛直廬凡四十間東西門外各三間南門前夾垣內有省院臺百司官侍直板屋北門外有窰花室五間東夾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間麥室六間酒房六間南北西門外碁置衛士直宿之舍



二十一所所爲一間外夾垣東紅門三直儀天殿弔橋西紅門一達徽政院門內差北有盞頂房二各三間又北有屋二所各三間差南有庫一所及屋三間北紅門外有臨街門一所三間此夾垣之北門也興聖門興聖殿之北門也五間三門重簷東西七十四尺明華門在興聖門左肅章門在興聖門右各三間一門興聖殿七間東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間深九十四尺寢殿五間兩夾各三間後香閣三間深七十七尺正殿四面朱縣瑣窓文石甃地藉以毳褥中設展屏榻張白蓋簾帷皆錦繡爲之諸王百寮

宿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右其柱廊寢殿亦各設御榻褥褥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塗金冒楯覆以白磁瓦碧琉璃飾其簷脊弘慶門在東廡中宣則門在西廡中各三間一門凝暉樓在弘慶南五間東西六十七尺延顥樓在宣則南制度如凝暉嘉德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各三間重簷寶慈殿在寢殿西制度同嘉德山字門在興聖宮後延華閣之正門也正一間兩夾各一間重簷一門脊置金寶瓶又獨脚門二周閣以紅版垣延華閣五間方七十九尺二寸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飾其簷脊立金寶瓶



單陛御榻從臣坐牀咸具東西殿在延華閣西左右各五間前軒一間園亭在延華閣後芳碧亭在延華閣後圓亭東三間重簷十字脊覆以青琉璃瓦飾以綠琉璃瓦脊置金寶瓶徽青亭在圓亭西制度同芳碧亭浴室在延華閣東南隅東殿後傍有盪頂井亭二間又有盪頂房三間畏吾兒殿在延華閣右六間傍有窰花半屋八間木香亭在畏吾兒殿後東盪頂殿在延華閣東版垣外正殿五間前軒三間東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柱廊二間深二十六尺寢殿三間東西四十八尺前宛轉置花朱闌八十五扇殿之

傍有盪頂房三間庖室二間面陽盪頂房三間妃嬪庫房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紅門一盪頂之制三椽其頂若筍之平故名西盪頂殿在延華閣西版垣之外制度同東殿東殿之傍有庖室三間好事房二各三間獨脚門二紅門一妃嬪院四二在東盪頂殿後二在西盪頂殿後各正室三間東西夾四間前軒三間後有三椽半屋二間侍女室八十三間半在東妃嬪院左西向半在西妃嬪院右東向室後各有三椽半屋二十五間東盪頂殿紅門外有屋三間盪頂軒二間後有盪頂房一間庖室一區在凝暉樓後正屋



五間前軒一間後披屋三間又有盪頂房一間盪頂井亭二間周以土垣前闢紅門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庖室南正屋五間前盪頂軒三間南北房各三間西北隅盪頂房三間紅門一土垣四周之學士院在閣後四盪頂殿門外之西偏三間生料庫在學士院南又南爲鞍轡庫又南爲軍器庫又南爲庖人牧人宿衛之室藏珍庫在宮垣西南隅制度並如酒室惟多盪頂半屋三間庖室三間萬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各瓊花島中統三年修膳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爲之峯巒隱映松檜隆鬱

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輶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螭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由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儀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五門皆爲石色內有隙地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牀左右皆有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濶四十一尺半爲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又東爲靈圃奇獸珍禽在焉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



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  
瑣窓板密、其裏徧綴金紅雲、而蟠龍矯蹇於舟楫之  
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  
牀、前架黑玉酒瓮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  
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又有玉假山  
一、峯玉響鐵、一縣殿之後、有小石筭二、內出石龍首  
以嚙所引金水、西北有廁堂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  
三間、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圓、九柱、高  
二十四尺、尖頂上置琉璃珠、亭後有銅幡竿、玉虹亭  
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毒亭在荷葉殿後、高三

十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前、復道登焉、又  
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溫石浴室後、制度同方毒、玉虹  
亭前仍有登重屋、復道亦曰線珠亭、荷葉殿在方毒  
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三十尺、方頂中置琉璃珠、溫石  
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二十三尺、方頂中  
置塗金寶瓶、園亭又曰騰粉亭、在荷葉稍西、蓋后妃  
添妝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東、差北三間、東西  
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西北、制度如  
介福、馬湏室在介福前、三間、牧人之室在延和前三  
間、庖室在焉、湏前東浴室更衣殿在山東平地三間、



兩夾太液池在太內西周回若干里植芙蓉儀天殿在池中圓坻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十尺重簷圓蓋頂圓臺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榻周闢瑣窓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廁堂一間臺西向列甃塼龕以居宿衛之士東爲木橋長一百廿尺濶廿二尺通大內之夾垣西爲木弔橋長四百七十七尺濶如東橋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留守官則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興聖宮前之夾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犀山臺在儀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藥隆福宮西

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龜頭屋三間丹楹瑣窓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後有石臺山後闢紅門門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並列又後直紅門並立紅門三三門之外有太子幹耳朶荷葉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間圓殿在山前圓頂上置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圓殿有廡以連之歇山殿在圓殿前五間柱廊二各三間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三所所



爲三間東房西向西房東向前闢紅門三門內立石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東偏三間後盪頂殿三間前啓紅門立垣以區分之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正屋三間東西屋三間前開一門史官虞集曰嘗觀紀藉所載秦漢隋唐之宮闕其宏麗可怖也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綿延聯絡彌山跨谷多或至數百所嘻真木妖哉由余有言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余由當秦穆公之時爲是俾見後世之侈何如也雖然紫宮著乎玄象得無棟宇有等

差之辨而茅茨之簡又烏足以重威於四海乎集佐修經世大典將作所疏宮闕制度爲詳於是知大有徑庭於古也方今幅員之廣戶口之夥貢稅之富當倍秦漢而參隋唐也顧力有可爲而莫爲則其所樂不在於斯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重於此則輕於彼理固然矣

中書省

吏部

戶部

都提舉萬億綺源庫

都提舉萬億賦源庫



都提舉萬億寶源庫 都提舉萬億廣源庫

提舉富寧庫 諸路寶鈔提舉司

順承行用庫 文明行用庫 光熙行用庫

健德行用庫 和義行用庫 崇仁行用庫

順承行準庫 大都平準庫 寶鈔總庫

印造寶鈔庫 燒鈔西庫 燒鈔東庫

印造茶鹽引局 抄紙坊 禮部

會同館典教坊司 鑄印局 白紙坊 油磨坊

兵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覆實司 提舉都城所 提舉右八作司

提舉左八作司 備章總院

大都人匠總管府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總管府

紋繡總院 諸路雜造總管府

茶迭兒局 諸色人匠總管府 提舉諸司局

諸司局人匠總管府 大都金銀器盒局

大都氈局 織染局 花毯蠟布等局

簾局 撒荅刺欺等局人匠提舉司



造船提舉司 諸物庫 旗符牌庫 司受給庫

左右廂

樞密院

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虎賁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工唐兀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祿欽察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貴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西域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御史臺

省殿中司

察院

也可扎魯忽赤

司獄司

徽政院

宮正司

掌謁司

掌醫署

掌膳署

內宰司

備用庫

藏珍庫

掌儀署

文成庫

供須庫

儀從庫

衛候司



右都威衛使司 左都威衛使司

延慶司 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

瑪瑙玉局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提舉司

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 綾錦局 織染局

文綺局 諸路怯怗口民匠都總管府

大護國仁王寺財用規運都總管府

宣徽院

尚舍監 諸物庫 尚食局 生料庫

光祿寺 尚醞局 尚飲局 醴源倉

關遺監 提舉太倉 柴炭提舉司

沙糖局

中政院

大奉宸庫

官領隨路民匠打鋪鷹房納綿總管府

集賢院

大國子監

翰林院

大國子監

翰林國史院

宣政院



宣資善庫

昭文館

太常寺

太廟署

大樂署

社稷署

禮直署

大司農司

廣濟署

藉田署

豐瞻署

供膳司

昌國署

大都護府

通政院

廩給司

秘書監

著作局

秘書庫

大府監

大內藏庫

右藏庫

左藏庫

器備庫

中尚監

資成庫

雜造局諸色人匠提舉司

章鐵局

木局

怯怜口諸色人匠提舉司

大都等路種田人匠織染局

利用監



資用庫 怯冷口皮局人匠提舉司

大都雜造雙線局 五熟皮局 店皮局

貂鼠局 大都軟皮局

章佩監

御帶庫 異珍庫

典瑞監

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監

大修內司 大木局 小木局 泥瓦局

粧釘局 銅局 車局 繩局

祇應局 畫局 油漆局 器備局

器物庫 鐵局 儀鸞局

大都諸色人匠提舉司 犀象牙局 雕牙局

雕木局 採石局 木場局 上林局

大都門尉

將作院

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 玉局提舉司

泉瑪瑙局提舉司 石局 金絲子局

大小雕木等局 鞞帶斜皮局

瓘玉局 溫犀玳瑁局

漆紗冠冕局 珠子局



異樣等局總管府

異樣紋繡兩局

綾錦織染兩局

金絲顏料總庫

尚衣局

御衣局

泉府司

金絲子局

富藏庫

王司對舉局

侍儀司

法物庫

武備寺

木皮局

士林局

壽武庫

利器庫

甲匠提舉司

箭局

弦局

新鑄局

都水監

同

難爐局

王局

大都河道提舉司

尚乘寺

同

出機局

離局

大諸路雜造總管府

網簾局

資乘庫

太僕寺

同

下新倉

相國倉

太史院

同

廣野倉

永平倉

司天臺

同

道術倉

大府倉

回回司天臺

同

大濟惠局

太醫院

同

回回藥局



大御藥局

御藥院

回回藥物院

回回藥物局

大都惠民司

廣惠司

崇福司

拱衛直都指揮使司

儀從司

資乘車

大司徒領異樣金玉人匠總管府

尚塑局

出鑲局

銀局

銅局

鑄瀉等銅局

唐像畫局

梵像局

雜造提舉司

鑲鐵局

玉局

諸物庫

李可孫

儀鳳司

永安和署

京畿都漕運使司

萬斯南倉 萬斯北倉 千斯倉 相因倉

內豐閏倉 通濟倉 廣貯倉 永平倉

永濟倉 惟憶倉 盈衍倉 大積倉

大豐實倉 廣衍倉 順濟倉

大都等路都轉運鹽使司



東華金卷三  
草堂  
大都稅課提舉司  
大都酒課提舉司

大都南北兩兵馬都指揮使司

北兵馬司  
都尉司  
盛祿司  
大蘇司

內史府  
監齋司  
黃銀司  
永平司

省架閣庫  
萬祺北司  
千祺司  
昧因司

左右部架閣庫

長信寺  
管典儀金玉人匠總管府

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柏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

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謁盞盞沿襲亡金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幹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義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鍾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相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即投液中鍾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采明發不以灼毀萬目驚覩歡嘆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讖



大與世於言向謂天之大  
 光米田不以此為難萬目  
 曰皇帝萬歲無疆其土其  
 歸曰若天命其德也當不  
 金樓萬六千五百  
 文宗欲徵金刻日趨當九  
 不願用其神報其德也中  
 蓋蓋徵金刻日趨當九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一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二  
 天台陶宗儀九成

孔門弟子姓字見諸家語論語史記等書金華張君孟  
 兼稽考異同集為章句以便記誦即古急就之義也  
 其文曰繫昔聖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德  
 行著稱顏回子淵冉耕伯牛閔損子騫及冉雍仲弓  
 為四科之先宰予子我並魯人端木賜子貢衛人言語  
 是稱賜言多中乃多才藝仲由季路陳人冉求子有  
魯人政事並著言偃子游吳人卜商子夏衛人文學  
 著名孰可方駕曾參子輿純孝全歸父點子皙浴沂



舞雩回父無繇並魯人仲由同字有公皙哀齊人字以

季次縣成子祺左郢子行人並魯人樂欬亡顏噲同字子

聲其字子羽澹臺滅明並魯人子之是字公祖句茲亡

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會子期乃子旗

字者粵巫馬施顏之僕子叔申棖子續商瞿子木並魯人

人蘧瑗伯玉衛人有君子有公伯寮子周並魯人其申

黨一作續者止字曰周亡司馬黎耕宋人乃字子牛顓

孫師子張陳人公冶長子長齊人一字子禽其陳亢

子亢陳人名而不字唯句井彊高柴子羔並衛人公肩

定子中亡有南宮适子容魯人薛邦子從亡公西箴

魯人及公西輿如亡字子上同穰駟赤子徒秦人廉

潔子庸衛人漆雕開魯人琴牢子開字同宓不齊子

賤並衛人步叔乘子車齊人其漆雕哆邾巽子歛字俱

並魯人粵梁鱣者其字叔魚齊人秦祖子南秦人燕伋

亡樊須子遲齊人亦有后處字以里之亡原憲魯人

同字子思鄭國榮旂字子徒子祺伯虔子柝公首夏

子乘施之常子恒並亡公良孺子正陳人冉孺子魯

冉季子產字子柳者顏幸並魯人字子象者縣亶石作

蜀子明並亡公孫龍子石楚人商澤子季奚谷箴子

皙之罕父黑子索其原亢籍仍字子籍並亡字子丕



字子丕者曰惟秦商楚人秦冉字開顏祖字襄並云

任不齊子選楚人曹卹子循漆雕徒父字曰子文顏

高一作刻子驕鄒單子家並云顏何字冉公西赤子華

並魯人猗與多賢升堂入室慨舉世之所傳名固踰乎

七十乃稽紀載尚遺其實家語史遷所錄不一嗟嗟

小子何敢忘逸爰重列以自識俾蒙士之易述其不

銓次豈緣聲律不躔之臯莫敢自恤尚同好事之君

子幸有以釘愚之失

顏無繇音遙正義云音由

縣成縣音玄

公祖句茲句音鈞

句井疆句正義作句

宓不齊宓音密正義云當作伏

漆雕哆音亦者反

邾巽邾音圭

鄒單上音苦堯反下音善



任不...  
 尚...  
 七十乃...  
 不...  
 公...

淮巽  
 音主  
 交不齊  
 音密五美

濼單  
 音苦  
 音亦音又

# 黄河源



且

九

日七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 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  
 廣軫念庶民艱虞罔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  
 德心戚休興替之清滂揚激之畿甸密邇獨不得均  
 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闊闊出翰林侍  
 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驚悸罔  
 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已闊公一日語昂霄余  
 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  
 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 世祖皇帝至元  
 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  
 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



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譯言泰石答班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案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闊闊出驛聞適相哥征昆哥城不廻力沮遂

止翼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



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  
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  
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  
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  
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  
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  
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  
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  
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  
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

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  
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  
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  
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  
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  
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  
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  
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  
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  
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



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于闐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蔥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閼風玄圃積瑤華

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士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敝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闐闐嘻盛典也不可不忘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臧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蕃闐闐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朔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



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羗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

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



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  
 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  
 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  
 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國朝政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  
 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  
 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  
 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  
 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  
 望取於群臣者不得也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  
 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  
 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  
 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  
 龜壘塔又見蓄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  
 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眾  
 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眾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  
 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  
 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鰈魚一  
 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



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申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哮咆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入惡得去因詒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余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即嚙

置洞口怒視如前湏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河南婦世為河南民家天兵下江南婦被虜姑與夫行求數年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戶某饒于財情好甚洽視夫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敢匿者死某懼罪亟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錢唐白湛困先生記以詩曰從軍古云樂獲罪禱應難毋望明珠復夫求破鏡完押衙逢



義士公主奉春官為報河南婦天刑不可干

姚文公燧為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

有一人秀麗間雅微操閩音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

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日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

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

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

寶奴請為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待巾櫛即令

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黃球後顯官者日我以此

女為汝妻女即以我為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人

相傳以為盛事云嘉興具闕嘗有詩日斷絲棄道邊

此詩直過漢

何日綠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

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

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叶娉婷劉碧

玉綽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

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

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

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朔

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

贖白壁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為娼家

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



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  
歎天道何情情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  
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箒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  
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瓮自汲  
水締綌自御冬時多困軾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  
井忽登群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  
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  
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識緯者謂其當擅重權十八  
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  
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尚書省貪暴殘忍又十倍於

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爲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  
字亦折爲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  
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八月其神驗  
如是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漢臣尚書趙松雪學士費北  
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  
輿將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  
訪親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死矣亟回  
至其所呼救不省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  
幼云不妨事老者即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



間摘一青葉度于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上  
隨即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賓變現  
隱括其姓如此耳

○  
攜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  
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  
有術者設肆算命談人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  
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  
君有子矣何爲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  
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而何  
同坐者皆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

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  
妻粥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  
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  
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  
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  
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  
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徃日誠悍妬至是見夫無嗣  
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  
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于所管近侍大  
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既而



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衆官郊迎往千戶宅設大宴李所以餽獻千戶并其妻子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爲已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爲墮淚舉盃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戶荅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旣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携見大官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覲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

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爲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書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神仙渺茫故未暇論貞守一節乃可尚也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游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蕭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



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  
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貲養姑以自  
終比至姑已改適勵志孑居以守夫祀盱江李宗列  
閔其事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  
不簪夢裏尚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  
醫官用刃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  
王頃焉方死疼亦遄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簞云  
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

回回見之於左腿肉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  
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  
下避雨平章問曰學生能屬對否曰能平章曰青衿  
來避雨即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  
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楮  
幣綵繒贈之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  
半憲使舉盃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  
之以詩先生其母辭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



不脫不脫  
攻如

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茵茵池邊風滿  
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  
請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蓋前輩既不肯拂人  
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  
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平章之命對大喜再以前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  
士承旨阿目茄八刺死大夫遣司馬明里往唁之及  
歸問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帶吾吾娘子十有五人皆  
務爭奪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  
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

馬者可謂善於寓諫者矣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  
即與推算醉筆如飛畧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  
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為本  
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荅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  
婁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  
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五宛然真書一品二字未幾  
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左脇下  
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春



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  
 示復丙申郊大滄南郊左中將家南此天象似此  
 卒於官退此則然則時變則然則亦不  
 余益信此與明字西家然真善一品二字未幾  
 錢亦言其高乘海限數直上干更外則涼皆其  
 復谷合定嘗以木者中之答曰公外日直至一品則  
 之事則無報書以爲異入至示已飛聞妻婦之寓本  
 唱與對真輕筆收派畧不難思更校于籍言戲已  
 亦士命付心者皆變示嘗西答雖與人裏合則其意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三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三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紉  
 綾爲表綠文紋綾爲裏紫檀雲花杵頭軸白檀通身  
 柿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軸牙籤錦帶大和  
 間王涯自鹽鐵據相印家既羨於財始用金玉爲軸  
 甘露之變人皆剝剔無遺南唐則標以迴鸞墨錦籤  
 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綾爲標文錦爲帶玉及  
 水晶檀香爲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渡江  
 後和議既成榷場購求爲多裝褫之法已具名畫記



及紹興定式茲更不贅姑以所聞見者使賞鑒之士有考焉

錦標

其克絲作樓閣 克絲作龍水 克絲作百花攢龍

間 克絲作龍鳳 紫寶階地 紫大花 金王

五色簾文 俗呼山和尚

紫小滴珠方勝鸞鵲

青綠簾文 俗呼閣婆又曰蛇皮

紫鸞鵲 一等紫地紫鸞鵲一等白地紫鸞鵲

紫龜紋 紫珠燄 紫百花龍 紫曲水 俗呼落花流水

白綠綺聞流水

紫湯荷花 紅霞雲鸞

黃霞雲鸞 俗呼絳霄其名甚雅 青樓閣 閣又作臺

青大落花 紫滴珠龍團 青櫻桃

皂方團白花 褐方團白花 方勝盤象

毬路 衲 柿紅龜背

樗蒲 宜男 寶照

龜蓮 天下樂 練鵲

方勝練鵲 綬帶 瑞草

八花暈 銀鈎暈 紅細花盤鵲

翠色獅子 盤毬 水藻戲魚



轉錄卷三

草堂

紅徧地雜花 紅徧地翔鸞 紅徧地芙蓉

紅七寶金龍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皂木

綾引首及託裏

碧鸞 白鸞 皂鸞

皂大花 碧花 姜牙

雲鸞 樗蒲團白芬 大花

雜花 盤鵬 濤頭水波紋

仙紋 重蓮 雙鴈

方棋 龜子 方轂紋

又鷓鴣 棗花 鑑花

疊勝 白毛 回文

玉白鸞 花 並高麗國

暉卷紙

高麗 夾背蠲

措光

軸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 花或碾 白玉平頂

瑪瑙 漿水紅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蠟沉香 古玉

玉蘭



象牙

犀角

古玉

軸桿

金星

無時

檀香木

白玉

匣

螺鈿 宋高宗內府皆鈿匣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相哥沙不丁輩德政碑穹窿莫比特闕坐石時趙若晦者素善諂媚因以楊和王墳域所有為言役人夫數千拖拽而至畢工之日是夜省堂中火爐鳴直至昧爽方休嗣是夜以為常又梟鳴梁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敗諸公俱懼

奇禍豈非事有先兆與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眾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盃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大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過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



廷幹之從祖父也禮部尚書不公氣高壯隆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蝶  
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亦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  
駕東風五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詭殺  
尋芳蜜蠶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由是其名  
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詭  
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  
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  
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  
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喉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

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  
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喉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  
謂之喉故云爾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  
者則脫其鞵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盃予竊恠其可  
厭後讀張邦基墨莊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  
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漱灑傍人都道不須辭  
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醮蒲萄暖和笑勸人教引  
滿洛塵忽不勝嬌刻蹈金蓮行欵欵觀此詩則老  
子之踈狂有自來矣



乃柳耶非  
浙東也

宋高宗朝錢唐喻氏出家爲沙門名思淨建妙行院于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彌陀佛入于神妙楊侍郎傑贊爲喻彌陀人從而稱之淨又於西湖之北鑄石爲大佛頭父老相傳云此石乃秦始皇繫纜石蓋是時皆浙江耳初無西湖之名始皇將登會稽爲風浪所阻故泊舟此處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徧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弩力人所負纔四五窠耳亦異哉  
天下之事未嘗無配雖譎詐誕妄之談亦有然者松江

衛山齋有材譽時庸醫兒孫華孫頗知嗜學山齋因獎予之使得儕於士類山齋旣死華孫忽謂人曰嘗夢天使持黃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勅以衛山齋聲價畀汝吾受命謝恩而寤華孫才思極遲凡作一詩必數十日乃就則曰吾登溷偶得一聯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戲贈以詩有浪得詩名索價高及山齋聲價黃封合之句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朵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偶與友人



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  
爲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故知其然也  
居仁慚赧不復辨客來談及拊几大笑命筆識之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  
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  
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  
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  
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  
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  
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

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  
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  
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  
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  
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噴  
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  
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  
孫賣與運糧戶即自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  
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  
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旱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



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  
檢田吏此表介踏災行也足可以爲民牧不恤民瘼  
者之勸介字可潛嘗掾松江蓋能以儒術飾吏事者  
因載之同前異本同終文同謝錕莊被賣部官豈則  
霍清甫治書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轆轤玉具劍  
古樂府曰腰間轆轤劍此器以塊然之璞旣解爲環  
中復爲轉關而上下之隙僅通絲髮作宛轉其間今  
之名玉工者往往嘆其所未覩按漢雋不疑帶纒同  
具劍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轆轤形上刻木作  
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末首其狀如此前

說乃宋李公麟之所紀也余昔宦遊錢唐因識吳和  
之者性慧巧博物收一轆轤玉青色形如呂字環口  
中間轆轤旋轉無分毫縫罅形色極古人皆以爲鬼  
工因土漬用白梅熬水煮之良久脫開詳視竅中有  
雙玉軸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當間煮  
之胖脹撐塞雙軸入竅關住所以宛轉無礙年深腐  
敗縮瘦因而煮脫試用乾牛筋搥實置軸兩間對勘  
孔竅以線縛定煮之少時雙軸果湧入竅中須臾取  
出依前動轉不脫後余亦收一小者狀若旋環製作  
大約相似後因損折轉軸中亦有一物形似翎桶想



亦同一關換其玉具劍自三代有之今止以兩漢爲始至於宋朝且千餘年未有能窮其轆轤底蘊今偶以煮脫乃得其機軸亦云奇矣果能入燕中與史氏夏雪叢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鞋生惑其酒肴延欸問以姓名履歷客具荅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旣而縱使周旋席間忽番語遣之俄捧一楪至復番語詈之即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

旬有五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欸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囑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



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  
猴搗殺之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於紗帷  
中窺見之美髭髯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  
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  
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繫腰金玉器皿席捲而去  
翼旦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  
終不可得越明年纔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  
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  
大醉歸倒于門外主人扶掖登樓而卧須臾嘔吐狼

籍滿地至二更開樓窓綠房簷進府內脚履尺餘木  
級面帶優人假髯既得物直携至江頭置於白塔上  
復回寓所侵晨邏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  
且身材侏儒畧無髭髯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携所盜  
物抵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歟

省掾李孟容度為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真先生  
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  
因訪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  
之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  
祿臨別偶問及時事全真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



改至貞天下亂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  
識之僕南還至閘河聞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  
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  
如燭照數計特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者乎  
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  
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喫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  
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闕不知  
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  
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  
病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

集慶失守行御史臺移置紹興路前御史大夫納璘再  
任時浙省丞相達失帖木兒得便宜行事民間頗言  
其貪後又以大夫子安安判行樞密院護臺治大夫  
之政一聽決於院判有人作詩云舊省新丞相新臺  
舊大夫大夫聽子語丞相愛金珠又有人大書于臺  
之門曰包苴賄賂尚公行天下承平德未能二十四  
官徒獬廌越王臺上望金陵

會稽陳思可

睿

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璘開行臺于

紹興于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  
有同知禿堅在城則有錄事達魯花赤邁里古思皆



總制團結民義者納璘之子安安以三人爲不易制  
思有以去之乃先給召禿堅至拘留寶林寺夜半率  
臺軍擒殺之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存  
邁里古思一人耳人皆以禿堅之死歸罪於邁里古  
思不能力救殊不知當時之執禿堅乃所以擒邁里  
古思也執禿堅之謀出於潘子素子素亦爲安安縊  
諸途執子素之謀出於辛敬所敬所艱關投張士誠  
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住哥代納璘爲大夫又不能容  
邁里古思搃殺于其私第拜住哥以弟搆思監拜中  
書右相詔入朝旣得罪兄弟誅戮家無噍類但未知

安安死所耳靜而思之若有尸於冥冥之中者不知  
造物果如何也

回紇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  
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  
直學士蟾心之從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  
奉十顏平章檄轉餉鄂閩時丹陽富民束子章先與  
是役會飲于蘄志相合即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  
起赴沔泣別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  
信願以貲囊相託公政辭弗獲俾子章手緘而爲謹



藏之越兩月子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間欲啓囊而請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義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公政匿爲已有銜之去明年旣竣事還坐丹陽驛門要束朱二氏父子啓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束氏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歸之朱氏盛具酒饌以謝辭之前翰林院編修膠西張復初嘉公政義爲作傳且稱公政幼知讀書嘗從

平章

克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真一平蘄水寨司

輜糧四年無纖芥譴何平章凡七薦中書不報人謂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獨遠耶江陰王逢詩曰

蘄春肥羊采石酒君爲玉昆我金友夜談接膝畫握

手乾坤意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羈鴻飛

漠漠蓬窓篝燈照囊橐嗟君遠行感君託蓮臺湖深

浪泊銀鷓鴣杜若傷心神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

遊無故人葉郎還金何愧竇禹鈞

傳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爲苛吏脅軍

典期會迫死道上計至傳氏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



夜不忍入視屍有腐氣猶依屍呵瑤曰冀甦既入棺  
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強挽以出制未  
百日母欲歿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母囑侍婢謹  
視之閱數日給婢吾當浴若輩理沐具俟予既而失  
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楊鐵  
史維禎嘗贊之曰余讀古節婦事至青綾臺及祝英  
氏以爲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  
降德薄者吾信歟夫婦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  
獨不能以瑜妻之義于夫者義其君歟噫不辨人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

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紙扇  
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  
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  
俊麗爲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忽大怒曰吾爲主人  
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  
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  
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  
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  
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又二事  
吳雖相傳以爲笑亦可因以爲戒云



○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鬪毆某甲之母勸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唇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鬪毆時其母來勸力牽其子之裾手腕仰跌自搯其腦昏絕在地隣里有剪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唇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為招伏某乞言倉皇之際惟恐箠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隣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吁今之鞠獄者不欲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

具以張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便呵喝震怒畧不之恤從而吏隸輩奉承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於冤枉者鮮矣使聞伯厚之言寧不知懼乎

○  
杭州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為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偽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聖鐵一塊厚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噲鐵於口刀刃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於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



鐵復揮應手首落遂就進呈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  
至窮窘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爲遂出齊化門求一死  
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  
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  
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  
吏處習學書寫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  
得一帖云汝可求廷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  
而成凡歷俸數拾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取妻買妾  
生子育女爲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覩

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祭獻  
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  
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  
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妝佛也又一夕其  
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  
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  
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  
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  
有乃令人詣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  
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真僞及禮



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段子下開尋果有時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爲汝遣之乃於桃樹上斫取朝向東南大枝作一槌一榘便以榘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範季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

### 余友也

胡善字師善紹興諸暨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至正乙未以憲僉趙公舉爲松江儒學經師越明年二月苗寇至欲燬孔子廟善坐經席罵寇寇怒殺之廟得免於災先是善以死自許題詩于壁曰領檄來司教臨危要致身及難死果不誣今校官貌其像祀于先賢堂



南林錄事卷之三十三

亦于未報堂

來信拜謝承要足快及獲衣果不病今封官解其刻

之願特為焚香具善以承自宿願精于並日形

平二月萬家至為慰其于願善坐臨風飄然

馬至至之未以

財善字相善

余文也





